

爸爸教我的事

父与子的生命之课

BIG RUSS AND ME
FATHER AND SON: LESSONS OF LIFE

[美] 提姆·罗斯 / 著 廖婉如 / 译



人类心智最好的运动是弯下腰，把另一个人拉拔起来。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爸爸教我的事：父与子的生命之课 / [美] 罗斯著；廖婉如译。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8.11

ISBN 978-7-80173-801-1

I. 爸... II. ①罗...②廖... III. 家庭教育—经验—美国
IV. G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97119 号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2008-3487 号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y
Miramax Books as BIG RUSS AND ME.

This translated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Miramax
Books.

爸爸教我的事：父与子的生命之课

作 者 [美] 提姆·罗斯
译 者 廖婉如
责任编辑 潘建农
策划编辑 金治军 张 勇
美术编辑 姚 静
出版发行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经 销 北京国文润华图书销售公司
印 刷 廊坊市时嘉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 1000 16 开
15.25 印张 223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1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173-801-1
定 价 28.00 元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乙 9 号 邮编：100013

总编室：(010) 64270995 传真：(010) 64271499

销售热线：(010) 64271187 64279032

传真：(010) 84257656

E-mail: icpc@95777.sina.net

http://www.sinoread.com

爸爸教我的事

父与子的生命之课

BIG RUSS AND ME
FATHER AND SON: LESSONS OF LIFE

[美] 提姆·罗斯 / 著 廖婉如 / 译



《评风人雅出》——

“父子自下出蛋，夫衣袖管村人固美的祖罗·柳狼”

“。甜厨讲亲父的刺真个一星玄……有心”

《评译流支替》——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一本令人拍案叫绝的书。”

——汤姆·布罗考

“一本感人至深的书。”

——CNN

“罗斯骨子里是一位很直爽的人，从不矫揉造作，他尊重别人，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观。”

——《纽约客》

“本书可以唤起每个人对快乐童年的记忆。”

——《人物》

“坚定的价值观、勤奋工作以及珍视亲情，是本书送给人们的最好礼物。”

——《纽约时报》

“这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汤姆·布罗考的读者会喜欢它，所有年龄段的父亲也会喜欢它。”

——《出版人周刊》

“提姆·罗斯以美国人特有的方式，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是一个真诚的父亲节祝福。”

——《科克斯书评》

前言	5
1. 父亲的战役	11
死掉的那些家伙才是悲惨。	
2. 南布法罗	24
人人都一样，如果他们喜欢你，就不会乱给你扣帽子。	
3. 尊重	38
如果你让自己丢脸，就等于是让全家丢脸。	
4. 工作	51
谨守日常本分，他活出了荣耀。	
5. 信仰	61
天意如此。	
6. 食物	67
吃饭皇帝大。	
7. 棒球	76
你尽你所能，然后再多做一点。	
8. 身为人父	90
别在孩子和他的梦想之间挡路。	
9. 肯尼迪修女	95
我们得让你好好发泄一下过盛的精力。	
10. 我的母校	114
这国家了不起！	

11. 纪律	126
如果神父说你错了，你就是错了。	
12. 非常时期	140
我实在搞不懂这个国家怎么了！	
13. 车子	148
这就是我。	
14. 卡洛大学与法学院	159
别把自己搞砸了。	
15. 我的老师莫乃汉	171
我所见过最聪明的家伙。	
16. 华盛顿	182
留在原地别动。	
17. 政治	195
如果那家伙说不出兵籍号码，他就没当过兵。	
18. 全然属于你	207
用人家的语言讲话。	
19. 会见新闻界	218
假装你在跟我讲话。	
20. 失落	227
我将给你儿子17年的生命，不过，时间一到你得还给我。	
21. 我热爱的比尔队	231
太偏右了！	
后记	239
感谢辞	241

2000年总统大选之夜，我和汤姆·布罗考^[1]一起坐在全国广播公司（NBC）摄影棚内，随着一州接一州相继开出选票，实时报道出布什还是戈尔赢得该州选票。为了让投票结果能够一目了然，我拿起横条笔记簿的硬纸板背面，用粗黑的正体字写下票数仍在拉锯的几个州名。我陆续划掉和添进一些州名，然后对着摄影机立起我自制的图表，我几乎看到爸爸在电视机前边点头边说：“我懂了，明白了，简单扼要，别管那些花哨的电脑分析了。”

大选之夜的执行制作杰夫·扎克（Jeff Zucker），对我这种以“土法炼钢”的手法说明最新选情相当满意。他注意到硬纸板上的字几经涂改，愈来愈凌乱，不容易看了，就赶忙差人去买来两个干擦式的白板，使用起来更方便。接下来整晚，我在那两个白板上写划、解说两位候选人要登上第四十三任总统宝座，跟他们所需要的271张选举人票数的差距如何。

接下来几天，NBC新闻部收到各界好评，大众对我们追踪复杂选情的这种方法赞不绝口，套一句某位观众说的：“淳朴的舒适”。我15岁的儿子路加问我：“爸爸，那个白板接下来要干什么用？”“事实上，白板有两个。”我说：“我答应送一个给新闻博物馆（Newseum）。”那是1997年在华盛顿新成立的一家新闻博物馆。

[1] 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NBC前晚间新闻主编。本书中的注解全部为译注。

“另外一个呢？”他问：“可不可以给我？”

“当然可以。”我说。我儿子想要他老爹大选之夜的心血留作纪念，真叫人感动。正当我陶醉在我俩的父子情深时，路加说：“谢啦，爸爸，你知道那玩意在eBay拍卖网站上行情有多好吗？”

大选日我用横条笔记簿的点子，是从我爸爸那里学来的。记忆所及，他一直用8英寸半（约22厘米）乘11英寸（约28厘米）大小的黄色横条笔记簿，记录家里的各项预算和开销。如果他如今还在用我小时候他就用的同一款笔记簿，我一点也不会讶异。

高中时，姐姐贝蒂·安的男朋友比尔·巴肯罗斯到我家来，请求爸爸答应把姐姐嫁给他。爸爸一如往常地坐在客厅的老位子上看报纸。

“罗斯先生，”比尔说：“我想娶您的女儿。”

爸爸的报纸掉落到地上：“你说什么？”

“我想娶您的女儿。”

“你要娶她？你还在读书！怎么养她？”不等他回答，爸爸起身走出客厅，下楼去冲澡。

他去了起码40分钟。等着爸爸回来的这段时间，比尔紧张兮兮地来回踱步，我姐姐在哭，妈妈在一旁努力安慰她。

终于，浴室的水声停了。10分钟过后，我们听到楼梯上传来脚步声，一阵车钥匙叮当响，紧接着门大力一甩，大罗斯出门去了。

一个钟头后，爸爸回来，进了卧房，撕下一张横条笔记纸，来到客厅。“比尔，”他说：“我要你白纸黑字告诉我，打算怎么养活她。简单扼要，要叫我看得懂。别啰嗦，别糊弄，给我老老实实的数目字。”

比尔到厨房桌上写，爸爸则回到他老位子上。几分钟之后，他们逐项看过那些数目字。爸爸一定很满意他看到的，因为接下来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和比尔一起开车到退伍军人大会堂（Legion Hall）去喝两杯，庆祝订婚了。

从 2000 年大选日，我依样画葫芦——先是横条笔记簿，然后是两块干擦式的白板。至于我姐和比尔，他们最近欢度了 35 周年结婚纪念。

我年纪愈大，越发觉得爸爸聪明。一整天下来，我几乎不可能不用到、或不想到大罗斯教过我的一些东西。当我开始去想从爸爸身上学会的东西时，我也开始去问其他朋友们，他们从他们爸爸身上学到什么。杰斯·考菲德的爸爸汤姆斯，我们小区里的人都叫他萨吉，是布法罗市立公园的督察。萨吉以前常雇佣十多岁的小伙子打工，免得他们成天在街上鬼混，就像他常讲的，让他们“大展身手”。如果有哪个小鬼早上没现身干活儿，萨吉会开车到他家，走上楼，亲手把他拖下床。知道了吧，这才叫严厉的爱。

我朋友狄克·伊顿以前都叫他爸爸“钱包”（我懂那个意思：我儿子有时叫我“自动提款人”）。狄克和他弟弟大了以后，开始叫他爸爸“大苹果”，因为他是他们眼中的苹果。狄克的爸爸保罗·伊顿是个小镇律师，他从不认为自己比那些大城市里呼风唤雨的人聪明，虽然他真的比他们强。狄克说：“他知道，如果他肯拼，比其他律师更下工夫去准备，他成功的机会就比别人相对大很多。这就是他教我们的：事前准备决定一切。”

我的朋友赖瑞·堤尔尼是个医生，在加州开业。他的爸爸也是医生，人称 D.T.——堤尔尼医师的简称。堤尔尼医师跟儿子说，治疗是帮人看病最简单的一环，真正困难的，是要下对诊断。而下对诊断的关键，就是用心听病人讲话。他警告他儿子傲慢的危险：“当你觉得自己在这一行很厉害的时候，你已经开始伤害你的病人了。”

我的名字和爸爸的一模一样。我很小的时候，大家叫他提姆，叫我提米。我 10 岁左右，人家叫我们大提姆、小提姆。到了高中，我倏地拔高到 6 英尺 2 英寸（约 188 厘米），再也不是“小”提姆，我开始叫爸爸

“大罗斯”，比方我会说：“一旦被大罗斯逮到，可就吃不完兜着走。”从此以后，他就是我的大罗斯。不久前，我不小心偷听到路加叫我“大块头”。他跟朋友说：“这点子听起来不赖，可我得先跟大块头说一声。”

爸爸和我感情不错，但我们都不是善于表达感情的人。不过打从几年前开始，这情形大为改观。当时NBC要制作一系列的“归乡”专辑报道，内容是新闻主播和几个主要的新闻节目主持人，回到他们成长的小区，谈谈影响他们生活的价值和文。

1997年1月1日，我来到“南布法罗美国退伍军人协会721分会”(American Legion Post 721 in South Buffalo)，爸爸曾担任分会会长。每年元旦，这分会都会举行欢迎大会，招待所有的会员和家属。我问爸爸，我和NBC的新闻团队何时抵达？他说我们应该在中午的时间到。我问，欢迎大会什么时间开始？他说1点到4点。

“那我们整组人马干吗中午到？”我问。

“因为大会免费招待吃喝。”

在退伍军人大会堂里，我们把几张桌子拼排起来，和爸爸及他的弟兄们坐在一起。爸爸面对着摄影机，谈到像他这样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返乡的人的心声。“他们想要有个小区，”他说：“想要一个家，想要他们的孩子出人头地。有句话是怎么说来着？‘尽人事，听天命’。”

这种说法——二合一的说法——一语道破我爸爸的精神：埋头苦干，乐天开朗。

隔天，我进城到市政府去拜访安东尼·马瑟罗。安东尼的爸爸，丹尼·马瑟罗，曾经和爸爸一起在垃圾车上工作。他们曾梦想着他们的儿子可以过得更好，我想，他们是美梦成真了。今天，他们的儿子，一个是《会见新闻界》(Meet the Press)的主持人，一个是布法罗市长。

这一集NBC《夜间新闻》的收尾，画面结束在我和爸爸一起走在老街坊的人行道上。我们肩并肩走着，我自然地把手搭到爸爸肩上，结尾时，我说：“他们塑造了我们的命运，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而生。提姆·

罗斯，NBC 新闻，纽约，布法罗的采访报道。”

两个礼拜后，这一集在电视上播出，从全国各地来的电话和信件，如山洪爆发般涌向我，大家都想谈谈自己的父亲，并且感谢我分享我个人的父子关系。很多人告诉我，他们真希望当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有机会和父亲多聊聊。我知道我和大罗斯的关系是非比从前了。

翌年（1998 年），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纽约州分会 80 周年大会，7 月份在布法罗举行，我受邀前往致辞。他们要颁给我一座新闻奖，感谢我在自己的“归乡”特辑里，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为主轴来报道。我和路加飞到布法罗，当时他 12 岁。到了颁奖的那一刻，我站在讲台前，看着爸爸和路加一起坐在第一排。我谈了一下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对我们家庭的影响之后，谈到爸爸，提到他在战争时做的一些事，以及他回到家乡后辛勤地努力工作。

“我非常荣幸地接受这个奖项，”我说：“不过，我要把这个奖献给一位更当之无愧的人。他高中没毕业，但为人端正，努力工作，以身作则地教导了四个孩子，今天是他加入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 50 周年纪念日。我以无比的骄傲，最崇高的敬意，以及最深挚的爱，把这个奖献给南布法罗 721 分会的前会长——我的英雄、我的爸爸，正宗的提姆·罗斯本尊。”

大会堂响起如雷的掌声与欢呼、泪水。短短的几句话，响应给我的是从来没有感受过的震撼。我当下体会到，这个响应不只是给大罗斯的，它同时也表达出观众内心深处对他们自己父亲的爱与尊敬。

我邀请爸爸到台前来，接受退伍军人协会颁给我的这个奖，他热泪盈眶。我诧异不已，有生之年，我只见过爸爸流过两次泪——一次是他母亲 1967 年的葬礼上，另一次是三年后他父亲的葬礼上。可是他现在用手背擦拭着泪水，没有手帕，没有纸巾，只用他那只大手止住泪水。站在讲台前，他环顾台下这些头发斑白的退伍老兵，他们跟他一样，一辈子不怎么掉泪的。可当他们看见爸爸哭红了眼，也频频拭起泪来。

这本书是从这里，在退伍军人大会上，生根发芽的。从大罗斯那里我学到很多，我非常感激他。我想写一本关于我们俩的书，并且谈谈我生命中遇到的许多好老师，他们也教我从爸爸那里学来的许多道理，并启发我新的学习。从妈妈身上我也学到很多，从过去到现在，她一直是我生命里的一股重要的力量。就像我小时候的本堂神甫，丹尼斯·多诺凡神甫，常说的一句话：“推动摇篮的手主宰全世界”。然而，父子关系是独特的，也是这本书所要谈的。

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读者去想想他们从父亲身上学到的东西。不管我们有什么成就，成为怎样的人，我们都是站在他们的肩膀而成功的。

父亲的战役

“死掉的那些家伙才是悲惨。”

不久前，我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开辟的网络聊天室。坐在电脑前，全国各地的人纷纷向我询问，和《会见新闻界》相关或不相关的问题我都尽力回答。经过快一个钟头左右，有人问，有没有哪个人是我特别想访问的？问这个问题的人可能以为我会说出某个遥不可及的政治人物，或历史上某个有意思的人，譬如托马斯·杰斐逊、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或者我自己的首选，耶稣基督。可是，我发自内心地马上回答：我最想访问我爸爸。

大罗斯从来不是个健谈的人，尤其是谈到自己的时候更不是。这多少跟他谦虚的个性有关：说自己怎样怎样好像很自大，他最讨厌人家那样，他自己也就避之而唯恐不及。这倒不是说他沉默寡言，他喜欢结交朋友而且待人亲切，只要场合对，和很熟的朋友在一起，什么话题他都能侃侃而谈——政治、棒球、布法罗比尔队、电视、最好吃的热狗，以及为什么在加拿大买的加拿大啤酒比较好喝。只是，就像他那一代人一样，他不怎么爱提自己的生活 and 想法。

小时候，我知道老爸到海外打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在当时的空军服役。不过，只要我一问到战争的事，他一定转移话题，顾左右而言他。如果我不死心追问下去，他会说：“我可不是开飞机的英雄，只是安守本分的地勤人员。”

每年夏天，我们全家会到（加拿大）安大略省瓦沙加海滩（Wasaga



Beach) 租个小木屋，住上一个礼拜。爸爸是个强壮的男人，喜欢玩水，常让我和姐妹们爬到他背上，背着我们游泳。我五六岁时，有天早上，我们穿着泳衣在沙滩上玩，我看见爸爸的背上有好几道疤痕。我以前应该看到过，但那是我第一次真正注意到。我问妈妈，那些疤是怎么来的？她告诉我，一次飞机失事时伤到的。

当然啦，我跑到他身边问他：“爸爸，你真的遇到飞机失事？”

“是啊。”他说。可是这两个字还来不及从他的嘴巴吐出来，他又跳回水里了。即便那么小的年纪，我也看得出来他想逃之夭夭，或以这情形来说，往海里开溜了。

一年年过去，特别是每年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我们都会参加地方上的纪念典礼，到阵亡将士的坟上插小国旗，那时我会问他一些战争的事。虽然我很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我也小心地别太紧迫盯人。他显然不想说。我想，换成是我的话，遇上那么惨的事，一定也不想再提起。但每回我问到战争，他逐渐会多透露出一些端倪。有一次，他说：“大家各做各的事，我也不例外，我是降落伞装修兵。”另一次，谈到飞机失事，他说：“那天雾很浓，天气糟透了。”

高中时有一天，我俩在地下室，爸爸走到他的书桌前，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黄褐色的活页夹，递给我一张泛黄的剪报，那是从1944年10月27日出刊的《南港周报》(Southport Weekly) 这份英国报纸上剪下来的。标题写着：美国轰炸机失火坠落在艾恩斯代尔(Ainsdale)。报道里描述一架B-24解放者号在英国空军基地坠落失事，我飞快地读着一些关键的字句：“原本已经准备开始盘旋降落的飞机……翻筋斗似的往下掉，瞬间迸出熊熊烈火。飞机撞击地面时，机体崩裂，有些飞行员被弹了出去。”

老爸是其中一个。

“太不可思议了。”我说。

他盯着我说：“死掉的那些家伙才是悲惨。”然后他收回那张剪报，没再多说一个字，谈话结束了。

一两年后，他告诉我，飞机掉下来之后，有个从芝加哥来的波兰裔

小子救了他一命。爸爸不记得这件事，他是后来才知道，飞机撞到地面时，他和其他几个人被弹了出去。他严重受伤，显然也受到惊吓，踉跄地在地上爬。衣服着火了，人还蹒跚地朝着被大火吞噬的机舱残骸爬去。飞机上的机械自动枪失控地往四面八方扫射，但他却昏了头，对危险浑然不觉。和爸爸在同班飞机上的老友比利·萨乔奇全身着了火。两位赶到坠机现场的英国铁路工人冲向比利身旁，把他身体推倒在地上翻滚扑火时，他却指向老爸喊着：“快救他！快救他！”于是他们冲到爸爸身边，拉了他一把。

念大学时，有一年圣诞节回家，我查到了比利在芝加哥的电话。我希望爸爸能和救了他一命的朋友联络，我知道他不会自己拨这个电话。爸爸首肯之后，我打了电话，让两个陆军弟兄连上了线。我只听到通话快结束时爸爸的语气简短而平淡。他们互道圣诞快乐，然后谈到阿红这只狗，它跟着爸爸到海外去打仗，战争结束后又跟爸爸一起回来。

大难不死，他们却只闲话家常。电话挂断之后，我问：“爸爸，他救了你一命，你却闲扯一些狗笑话，怎么不谢谢他救你一命？”爸爸意味深长地看着我说：“他懂，我也懂。”然后他低下了头。一切尽在不言中。

后来爸爸多提了些战争的事，但我迟迟不敢再追问那次飞机失事的经过。好几年后，当汤姆·布罗考出版《最伟大世代的启示》(*The Greatest Generation Speaks*)，是他前一本书《最伟大的世代》的续集，内容描写了历经大萧条再走入二战的一代美国人的故事，爸爸才又多透露一些。布罗考好意地在他书里提到爸爸——虽然那书名教他有点不敢当——爸爸很高兴布罗考提到他。他告诉我，军旅的生活使他受益良多，让他学会严以律己；军中的震撼教育，叫他懂得每个人都应扮演好自己的角色。

我想知道更多爸爸战时的经历，但也尊重他不想提及战事的心情。最后，我想通了，我可以从其他人身上获知更多的细节，从比利以及和爸爸一样编入446轰炸大队的其他老兵那里问到，或是从他们一个叫伊



德·卡斯坦的同僚写的一本关于446轰炸大队的书里去找。2003年初，我突如其来地收到一封署名为朗·汤普金的信，他住在百慕大群岛，他的哥哥阿尔发在爸爸和比利也经历过的空难中罹难。汤普金先生在家中八名小孩中排行老七，大哥空难去世时他才五岁。他长大后，穷其毕生之力想还原那场空难的真相。他曾前往空难地点两次，并和一些生还者有所联系。他寄给我的资料清楚地指出，这起造成十人死亡、十人重伤的坠机事件，原本是可以轻易避免的。但是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见上一面，便很遗憾地收到他儿子克里斯托弗的来信，告诉我汤普金先生过世了。

爸爸在1942年11月入伍，当时19岁。“我的朋友全都当兵去了，”他告诉我：“街头巷尾没半个年轻人留下来。”是他太谦虚了吗？还是他从军的决定那么轻松吗？在募兵中心被盘问一番之后，他被分配到加州弗雷斯诺（Fresno）的新兵训练营，当然啦，是坐火车去的。在那里，他学会分列式行军、行礼，还有最重要的，耐住性子。和其他数百万新兵一样，他很快学到军中一句不成文的口号是：“动作快，你就慢慢等。”

他希望成为飞行员，所以自愿加入空军，但遗憾的是，他的视力没达到标准，不能驾驶飞机。这是家族遗传使然。我三岁大时便因为弱视而戴上了眼镜。爸爸头次看我戴上那玩意时，摇头道：“我看你不只眼珠子的颜色像我，视力也跟我一样差。”

基本训练结束后，他前往伊利诺伊州的夏努特（Chanute Field）空军基地，修习降落伞装备课程——装置和检修降落伞。飞行员每次执行任务都必须系上降落伞，虽然它最好别派上用场。当年的降落伞是丝制的，既轻盈又耐磨。曾经使用过降落伞的人，都是毛毛虫俱乐部（Caterpillar Club）的一员，这个民间组织的名字不只取其丝是从毛毛虫的茧而来的含意，而且还意指蜕变羽化的生命能在天空翱翔。以前，降落伞检修实习兵必得要亲自“跳伞”——也就是说要真的穿上他们亲手检修安装的降落伞，从飞机上跳下之后——才能真正合格出师，但这项规定在1941年为了节省时间而取消，因为海外战事正打得如火如荼，急

需美军援助。

爸爸在犹他州和亚利桑那州的空军基地也待过，后来到科罗拉多州的劳瑞田（Lawry Field）空军基地受训，1943年4月1日446轰炸大队在劳瑞田基地成立。在那里，爸爸和他一些拜把兄弟收养了阿红，它是只有黑色舌头的红色鬃狮犬。阿红不好惹，可深得军中大伙儿的欢心，大家决定带着它出国打仗。但是要把一只大狗偷偷弄上长程火车运到纽约而不被发现，希望不大，更别说还要带它偷渡上船到英国去。

他们不知怎么说服了飞行组员中的一名轰炸兵，让阿红坐上B-24轰炸机。一开始，就真伤脑筋：当飞行员就座时，阿红硬是不让他坐上驾驶座。当阿红终于让步，让飞行员就座，它却杵在他背后。飞行途中的某个停靠站，它发现建筑物前方竖着一长竿，上面绑着一长串的袋子；也许是斗志大发，它竟趋前在每个袋子上撒一泡尿。也许正是被它的胆识所折服，尽管它无法无天，飞行员仍继续带着它往前飞。当他们在达喀尔（Dakar）降落时，一名塞内加尔士兵企图要用一把刺刀戳死阿红，飞行员及时制止，救了它一命。中途停留在摩洛哥的马拉喀什（Marrakesh）时，他们带着阿红一起去看电影，它蜷曲在一个丝绒座椅上，事后才得知那是市长的专属座位。电影结束时，阿红还在市长的座椅上留下了到此一游的记号。当机组人员抵达英国的基地，阿红和降落伞大队团圆。不过，阿红不是唯一一只从劳瑞田长途跋涉到英国的狗。另一只叫惠特妮的母狗，坐上另一名轰炸兵的飞机远度重洋，在途中生下一窝小狗。大家认定阿红和这事儿绝对脱不了干系，虽然阿红什么也没说。

爸爸和地勤伙伴们则是慢慢晃到英国。1943年10月，他们坐上从丹佛到纽约善克斯营（Camp Shanks）的火车。那是一趟漫长而沉闷的旅程，为了要载运急需的军备到大西洋两岸的港口城市去，他们的火车经常偏离主干道行驶在支线上。他们沿着纽约州的西部走，爸爸望着窗外，发现火车正经过南布法罗的家乡附近。他对着目送火车挥手致意的人们喊：“告诉法兰克·罗斯，他儿子提姆在火车上，我们要出国去！”这消息果然传到了祖父母耳中。